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M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By Darko Suvin

科幻小说变形记

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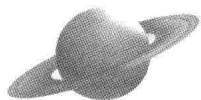
【加】达科·苏恩文 著

丁素萍 李靖民 李静滢 译

舒伟 译审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M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By Darko Suvin

科幻小说变形记

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

【加】达科·苏恩文 著

丁素萍 李靖民 李静译

舒伟 译审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科幻小说变形记/(加)达科·苏恩文著;丁素萍等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396-3445-6

I. ①科… II. ①达…②丁…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I10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322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0776

Copyright © 1979 by Darko Suvin

出版人:朱寒冬

总策划:韩进

总统筹:朱寒冬 刘冬梅

责任编辑:韦亚 刘冬梅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3533889

印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45694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3.75 字数:400千字

版次: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西方科幻文论经典译丛”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泉根

副主任委员：王逢振

委 员：丁素萍 王泉根 王逢振

王建元 陈 晖 吴定柏

吴 岩 郭建中 张国龙

伊丽莎白·安·霍尔 (Elizabeth Ann Hull)

詹姆斯·冈恩 (James Gunn)

格雷·威斯特福 (Gray Westfahl)

丛书主编：吴 岩 舒 伟

本书翻译分工说明：

- 序 言 丁素萍 译
- 第一卷 科幻小说的诗学：第一章至第四章 丁素萍 译
- 第二卷 科幻小说的历史：第六章（第 1.3 节至第 3 节）
..... 丁素萍 译
- 第二卷 科幻小说的历史：第五章，第六章（第 1.1 节至 1.2 节）
..... 李靖民 译
- 第二卷 科幻小说的历史：第七章，第九章至第十二章
..... 李静滢 译
- 第二卷 科幻小说的历史：第八章
..... 杨建华 译
- 中文版序 舒 伟 译
- 全书各章译文的译校、修改、统稿、定稿，全书各章的
译注 舒 伟 译

总 序

科幻文学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这种文学发端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速度显著提高、开始对质朴自然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刻。自工业革命以降，现代化成为社会变化的主流，科幻文学用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描述并参与了这一宏观的社会变革。

科幻文学是关于现代化的文学，更是关于现代性的文学。从内容上，它所包含的“启蒙”、“理性”、“进步”和“科学”等宏大主题，将其牢牢地雕刻在现代性大厦的相应位置。从手法上，它所采用的各种前卫性美学尝试，对古典小说核心特征所进行的种种反抗，又使它毋庸置疑地处于各个时代新旧美学更替的“刀锋边缘”。

科幻从来不是主流文学，但却从来享有着比主流文学中多数作家更多的读者。从玛丽·雪莱到儒勒·凡尔纳、H. G. 威尔斯、艾萨克·阿西莫夫、郑文光、叶永烈，再到今天的星河、韩松、王晋康、刘慈欣、斯皮尔伯格和卡梅伦，科幻文学在学术领域的遭遇和在普通大众中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地位的突破性改变，由于后现代哲学的普遍繁荣，科幻文学的学术境况也正在逐渐改变。在自然和技术领域，科幻正在成为新知识的增长点。美国宇航局甚至提

供经济资助去探索科幻文学中可能的新的宇航方式。在公共管理实践方面,科幻小说《神经浪游者》成了一段时期内世界各国规划未来网络发展的参考读物。当然,最重要的改变发生在传统的、曾经对科幻文学嗤之以鼻的人文领域,在大学文学院中,有关科幻的研究方兴未艾。科幻不但被当成一种叙事文学来考量,更被当成一种文化存在、一种可能进入未来文化核心的具有充足价值的边缘存在被重新估价。就连一贯标榜严肃的诺贝尔奖评委也忽略了种种纠缠,终于决定将2007年度文学奖授予曾经撰写过许多科幻小说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除了上述种种状况之外,还具有本土化的特色。早在上世纪初,中国最早的科幻翻译和创作就已经展开,诸如梁启超、鲁迅、茅盾、老舍等现代文化的先行者都曾经给这一文类的发展做过身体力行的推进。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幻文学几度繁荣,几度衰落,甚至常常被政治运动所殃及。即便是在政治环境良好的时期,社会舆论和学术视野中的科幻文学也呈现出永恒的边缘化趋势。是这种文学本身存在着什么奇异的特性?抑或是我们的文化无法接受这种舶来品?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以我的名义申报并成功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该研究的全名是“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批准文号为04BZW012)。在获得项目批准之后,学术委员会立刻得以组建。委员会由王泉根教授担任主任委员,王逢振教授为副主任委员。成员包括丁素萍教授、郭建中教授、吴定柏教授、王建元教授、陈晖教授、张国龙副教授、伊丽莎白·霍尔教授、詹姆斯·冈恩教授和格雷·威斯特福教授。丛书主编由我和舒伟教授担任。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西方科幻文论经典译丛”就是该研究项目的结项成果之一,共分5册。其中《亿万年大狂欢》是英国著名作家布赖恩·奥尔迪斯的科幻历史名作,出版至今已经30年,获得过多方肯定。许多观点更新了对科幻文学的原有认识。《科幻小说变形记》和《科





《科幻小说面面观》由达科·苏恩文著。苏恩文以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科幻，两书的出版成为了西方科幻理论发展的里程碑事件。《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是汇集了美国著名科幻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罗伯特·斯科尔斯等人的理论文集，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视角描述了科幻文学，该书还对西方科幻批评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梳理。《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则是黄金时代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重要创作感言，其中既有对科幻历史的介绍，也有对科幻发展的亲历，更有他自己对科幻文学的种种看法。

本套丛书是由我和舒伟教授共同策划、选择和组织翻译的。舒伟教授和天津理工大学丁素萍教授亲自参与了翻译。由于科幻理论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整个翻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坎坷。有时候，短短的一页中就会出现西方人文或科学历史中的诸多人物、理论或事件，要想进行准确的翻译，必须参阅多种文献才能确认。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译者还对整个丛书进行了必要的注释，希望能尽量减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障碍。编者对他们扎实的态度深表敬佩。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参与了相关图书的翻译工作，选修笔者科幻课程的本科生参加了对图片的寻找。加州大学的在读博士李广益、大众科技报副总编辑尹传红、儿童科普期刊编辑杨蓓、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苏湛博士、自由撰稿人李兆欣等都在各个阶段参与过相关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解玺璋、王一方、陈香等对丛书出版所做的前期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王泉根主任从选题、约稿到编辑和丛书最终完成，都手把手地指导，并多次给我鼓励，要我放手做，不要太多拘束。他对我学术成长方面的殷切期望，也给这套书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逢振教授，是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熟识的老师。他在那时就已经率先开始翻译国外优秀科幻

作品。进入 90 年代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当我向他求助,要求他参与到本书的学术委员会工作中的时候,他不但欣然同意,还主动承担了西方科幻文论的选编和翻译,在此谨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和学识的限制,丛书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不当之处,责任全在笔者,希望读者提出恳切意见,我们一定会继续修订和改进。我们更期待中国本土的科幻理论研究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吴岩

于北京师范大学

2011 年 7 月

004

西方科幻文论经典译丛

Xifang Kexuan Wentun Jingdian Yicong

中文版序

想象与期望：我与中国

(以信为序,致中国读者)

也许我能做的最好选择,就是告诉我的中国读者,无论是她还是他,他们伟大的国家如何呈现在我的想象当中。

还在孩提时代,我读了一本连环漫画(可能是从美国翻译过来的),里面有个中国清朝官员,双手交叉笼在宽大的衣袖里,在每个场合都要引用孔子的话语。这本连环画是讲述在中国东海和南海一带活动的海盗的,正如我在11岁到13岁之间读过的卡尔·梅和儒勒·凡尔纳的旅行和冒险故事中叙述的那些故事。我对于地理和地图总是怀有极大的兴趣(这是每一个科幻小说智慧的开端)。随着1941年春天纳粹德国对南斯拉夫的入侵,战争闯进了我的生活。我们全家逃亡到了意大利人占领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在那里你才能得到更多生存的机会,我开始执著地关注前线的动态,随着1943年的到来,战况变得令人欣喜。没有任何人会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败产生丝毫怀疑,问题在于谁能够幸存下来看到这一时刻的来临。我和我的母亲最终见到了这一时刻,因为我们被铁托的游击队(我的父亲当时就作为医生参加了铁托的游击队)转移到了被解放的意大利南部地区。

所以我不仅关注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且关注着从1946年到1949年间,毛泽东的军队势如破竹,席卷全国,接着就是20世纪50年代在那个不幸

的被冷战抵押的国家所进行的朝鲜战争中你来我往的拉锯战。作为一个划时代的解放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事件让欧洲的绝大多数民众感受到了(除了那些站在美国一边进行冷战的人),在中国大地上“东方变红了”。我那时候已经读了赛珍珠有关中国的作品,我还记得大约在1947至1948年间为我在高中的文学班级上写了一篇针对《大地》的尖锐评论,认为它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混乱、迷惑,或者用词更缓和一些,但与此类似。

在铁托与苏联人的决裂于1955年得到勉强修复之后,我当即通过萨格勒布的一家图书馆订阅了《中国文学》杂志。这是一份月刊(就我所记得的),它刊登有很好的译文和文章,我还可能保留着这份刊物的10年左右的集子,就放在阁楼的什么地方。那时我正致力于诗歌写作,我被杜甫和白居易深深地迷住了,我当即把前者的一首诗翻译成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的诗歌(“幸运”地丢失了)。我还通过所有那些从俄语到英语的,我能够阅读的语言,阅读并尽可能地搜集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文学作品;同时我通过所有那些语言的报纸书籍,主要还是英语的(诸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为中国取得的经济和政治的成功感到欢欣,尤其为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明智外交政策以及后来在越南解放战争采取的政策感到欢欣。

后来我从南斯拉夫移居北美,在那里不仅讲授戏剧文学和戏剧艺术,而且还在最初的一批大学公共课程中开设了一门关于科幻小说的课程(包括乌托邦小说,正如我的中国读者们将在我的书中看到的)。我繁忙的生活只允许我从遥远的地方关注中国的社会政治进程,但我仍然阅读了大量经过翻译的诗歌,从最早时代到现代的作品,包括毛泽东的诗作(我发现他的诗歌在某些方面非常有趣,因为它们继承并改造了古典的诗歌形式)。我想我阅读了所有能够在北美的书店里或者图书馆里找到的中国诗歌,而且这种阅读开始在我本人的诗歌写作中开花结果。我的第一本诗集于1987年在多



伦多发表,诗集的名字就叫《长征》。千真万确,我是从雷蒙德·威廉姆斯^①那里,而不主要是从毛泽东那里获得这个意念的,然而他们两人都遵循一种非常古老悠久的哲学和诗歌传统,在古典时代的中国是非常著名的“道”(道路),而对于罗马人就是“生活之路”(iter vitae)。不过我诗集的标题还是部分地表明了我对于中国传统的感激之情。

这部诗集中的那些诗作明确地提到了《诗经》、杜甫、李白、寒山^②、白居易、竹林七贤^③、几位南宋诗人、陆游、司空图、苏东坡,以及好几位其他中国诗人。在我后来的作品中,我又增加了李清照、陶渊明、徐渭、王维等等。我感觉到,在中国诗歌和文化面前,我就像一个在大海岸边嬉戏弄水的小孩子,他扔出一些小石子,让它们轻轻地掠过那大海的波涛。

我还阅读并搜集了从鲁迅以来的重要的中国现代小说,以及古典小说(从《水浒传》到《红楼梦》),它们都是通过英语翻译过来的。所以当我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那出色的比较文学项目讲授博士研究班课程时,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年决定讲授散文,并且在那份从薄伽丘到托尔斯泰的名单里加入了吴敬梓的卓尔不群的《儒林外史》,虽然它在篇幅上稍逊于《红楼梦》,但在我心中它与后者一样有趣(《金瓶梅》,对于即使一所自由开放的大学也难以入选)。接下来我写了一篇文章,递交给1985年在香港召开的“文学与人类学”研讨会,1986年被收入《文学与人类学》这本书中印行出版。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叙述媒介分析,类型与中国古典小说》,文章在结尾部分分析了《儒林外史》的叙述媒介。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地区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将它翻译成中文(也许

①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 1921—1988):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代理论家之一,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批评家伊格尔顿认为,威廉姆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标志着“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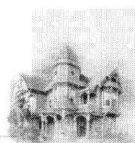
② 寒山:唐代僧人、诗人。有关他的姓氏、籍贯及生卒年代人们了解甚少。据传他长期隐居台州始丰(今浙江天台)西之寒岩(即寒山),故号寒山子。寒山的诗歌表现方法与当时诗坛重典雅含蓄的风气格格不入,往往以教戒说理为主,除间有出以庄语、工语者外,多用村言口语,语气诙谐,机趣横溢。——译注

③ 中国魏晋时七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稍晚一些。他们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七位著名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及艺术家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这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译注

是我没有遇到恰当的人,或许是因为它太标新立异了)。因此,尽管我的著作被大量地翻译成日语和主要的欧洲语言,而现在的这两部著作才是我首次呈现给中国读者的文字。

麦吉尔大学的研究生比较文学项目进行得非常火红,以至于被其他语言院系里嫉妒的同事和大学里一个厉行节俭的管理小组以其过于激进为由而终止了。同时由于一个不懂汉语的学者很难能够在中国待上较长的时间(我曾有一次设法短暂地访问过上海,到香港去过几次,在台湾待了一个月——主要还是在从日本往返的路上——而我对于日本研究得更加全面),这意味着我对于中国的兴趣无法深入探究下去。当然,除此之外,通过我的诗歌阅读和诗歌写作,我仍然或多或少地与伟大的、无法超越的中国诗歌传统保持着紧密的呼应。这个传统也许只有整个欧洲的传统——从那些行吟诗人,比如像布莱希特这样的,我喜爱的现代诗人和专家(布莱希特本人就十分热爱中国传统)——才能与之比肩。由于我自己深深地浸染在欧洲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的文字作品更具有激发新奇灵感的优势——正如与甚至影响了最杰出的欧洲世俗思想的缺乏生气的一神教教义相比,我通过阅读佛教和道教(我喜爱的宇宙哲学)获得更多的灵感。

现在,我将自己从1993年以来创作的一些诗歌——尽管并非是我最好的诗歌——作为本文的结束,它们是我在阅读了更多的中国诗歌之后,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8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刻写出来的。这场革命的命运,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决定性地影响了在欧洲和亚洲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只不过我个人也许更能比许多其他人意识到它的影响,更受惠于它的影响:还在孩提时代就已经目睹了南斯拉夫革命的某些方面,并且被它所拯救。所以,它们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忧患意识”,一个迷惑不解,但又对这个国家心怀良好愿望的局外人对于中国的担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同时又是一个诗人对于他自己和他周围世界的担忧的一种移位替换的表达形式——一种心忧“天下”的扩展的表述。我希望这两部著作的勇敢的翻译者能够将它们的英语原文印行出来,再对应于中文的散文翻译;对于一个中文诗歌形式



的译文,只有一个注意到在它的押韵对句结构之中的对应关系等因素的专家,才能够使它们产生意义。

吁嗟乎,吁嗟乎! 与曹植论辩^①

吁嗟乎! 转蓬飘零乱纷纷
 居世艰难何凄然!
 漫漫岁月连根去,昼夜无安闲。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
 琼楼寒宫看下界,天道有智别经年。
 年少卒遇狂飙起,回风卷我入云端。
 曾料想,此乃苍穹之极终天路!
 何曾想,年长之时落沉泉,深渊竟难免。
 惊飙漫天接我去。
 当南却指北,方向已错乱。
 扬帆起航赴神州,岂知竟往彼处乃加州?
 弹指一挥间,列宁格勒乎,彼得格勒乎?
 漂泊流转无恒处,终亡而复存。
 漂浮求生,越过温暖的亚得里亚海,
 联翩飞越,茫茫北大西洋。
 颠沛流离无居所,未来天知吾苦艰?
 愿为林中草,秋随烈火燔。
 烈焰烤燎岂不痛,痛彻心肝颠!

^① 曹植(192—233):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三国魏杰出诗人。曹操第三子,封陈思王。曹植的《吁嗟篇》原文: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若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摇周八泽,联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译注

灰烬留存归本原，必与根菱连。
碾碎万物时轮转：天地沉沦间，
令人敬畏时轮转：天地飞扬间。

(1997年11月)

读王维诗有感(六首)

1. 晚年有感(与王维对话)^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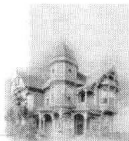
愈到晚年愈好问，生命毕竟意如何；
一生忙碌蹉跎多，蹉跎之中识道多。
通天坦途不可得，崎岖小径暗自涉——
穿越荆棘和险途，间或进入开阔地，眼前豁然明。
虽然还一片昏暗迷离，地平线已遥遥在望，
有方向确定不移，寻道路崎岖不平。
高峡深谷的疾风，吹凉了我的面颊，
海上明月的清辉，悬照着纸扎的灯笼。
坐在电脑前书写文字，因为久坐而腰背酸痛。
你说是河湾深处有渔歌传响，我却道河水污浊已不堪重负，
君不见水中鱼儿肚皮翻，渔歌嘹亮口难开。

006

西方科幻文论经典译丛

Xi Fang Ke Huan Wen Lun Jing Dian Yi Cong

^① 王维原诗《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译注



2. 后 现 代^①

既至君门远，孰云吾道非。

——王 维

少年投身变革事，如今烟云已散尽。

往事回首终不悔，变革是正途。

信仰在，心如旧。

当年理想虽虚缈，犹胜时下幻灭世。

我名我笔践我行，誓与暴君不两立。

3. 熊 城 哀 歌^②

大河冰封，顿失滔滔；渴望奔流，却无水流淌，

夏日的风暴，已耗尽了声声惊雷。

君问我为何记恨熊城：

如今它依稀只在记忆中。

4. 老年人与利润驱动的博弈^③

冰凉刺骨的冬日，冰雪削打着门窗。

白茫茫的枯树林上方，露出一轮清澈的月亮。

红绸睡衣裹着我变粗的腰身，

发黄的灯光映着那花白的胡须。

① 王维原诗《谒谿上人》：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浮名寄缁珮，空性无羁鞅。夙从大导师，焚香此瞻仰。颓然居一室，覆载纷万象。高柳早莺啼，长廊春雨响。床下阮家屐，窗前筇竹杖。方将见身云，陋彼示天壤。一心在法要，愿以无生奖。——译注

② 此处的“熊城”(Bear City)是作者想象的一个城市名。据作者所言，这个虚拟的城市暗指作者的故乡，位于克罗地亚梅德韦德尼察山(Medvednica)下的萨格勒布市。在这首诗的题目 *Bear City Blues* 中，Blues 即布鲁斯歌曲，一种忧伤而缓慢的美国黑人民歌。附王维原诗《答裴迪辋口遇雨忆终南山之作》：森森寒流广，苍苍秋雨晦。君问终南山，心知白云外。——译注

③ 王维原诗《冬夜书怀》：冬宵寒且永，夜漏宫中发。草白霭繁霜，木衰澄清月。丽服映颓颜，朱灯照华发。汉家方尚少，顾影惭朝谒。——译注

在这可憎的世上，你得掏钱购物才能受人敬重。
我顾影自惭，暗恨那银行的大理石门厅。
地狱的火光定会光顾凡间。

5. 选 择

如果我是一个年迈的中国文人，我可能会隐居深山，
但我的双腿已虚弱疲软，而且山中也有酸雨落下。
山里有满目朦胧迷离的绿翠，到处飘荡着松针叶甘甜的气味。
可我困守在高达 11 楼的公寓里，又当如何呢？

如果我是一个达尔马提亚^①的渔夫，我可能会栖身海岛，
但懦夫们在远处用大炮狂轰，而且那里同样有酸雨落下。
我那岛上的小屋是石头建的，
夏日凉爽，秋日需要加热器。

或许没有多少人关注我的作品，但道是恒古长存的。
当我离去，会有学子记起逝者。
青峰碧海，有白云悠悠，千载缭绕。
此生别无他求，唯以绵薄之力关注于人。

夜阑人静，我细细翻阅那众多经典，
坐电脑前激扬文字，构思那想象的情景。

(1993 年 9 月 8 日)

① 达尔马提亚(Dalmatia)位于克罗地亚西南部地区，历史悠久，由亚得里亚海狭窄海岸平原、山脉及岛屿组成，曾经是古罗马的伊利里亚省。作者童年时曾在该地区的一座岛屿上度过一段时光。作者此诗写于前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当时有海军舰艇对包括达尔马提亚在内的一些发生动乱的沿海城市进行炮轰。——译注

